

救护车到来前,你能做什么?(上) ◆ 贾大成

猝死:事发突然

很多人认为,只有中老年人才会猝死,其实并非如此。事实上,现在猝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第一次单独执行急救任务,是调入北京急救中心工作不久,抢救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当时,年轻人猝死很少见,你想啊,他才30多岁。那是6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天刚刚亮,我接到调度的指令出车了。当时大街上的人和车极少,不像现在,晚上在马路上行驶的车辆比过去白天的都多。我们的救护车很快来到一个胡同口,接应救护车的人上了车,他边指引着道路边对我说:“我看够呛,人已经没气了。”

通过介绍,我了解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天早上5点多钟,家属起来解手时,发现自己的丈夫不在床上,走到外屋一看,人在地上躺着,怎么叫也叫不醒,于是赶紧跑到院子高声呼叫四周的邻居。院里的几家邻居都从睡梦中惊醒,跑出来一看究竟。有的邻居一看就明白了,赶紧打了急救电话。

我们一行人下了车,提着抢救设备迅速跑进院子。到了患者家一看,两间平房,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躺在外屋地上,旁边站着他的爱人,还有个小男孩,看起来也就三四岁,蹲在旁边看着,似乎还不懂发生了什么事。屋里屋外围了好多人,都在一边儿看着,没有一个人上去抢救。

我快步上前,蹲下检查患者。当时,患者已经意识丧失,面色、嘴唇青紫,呼吸、脉搏和心音也没有了,身体已经冰冷,身体的低垂部位(人在平躺时挨着地板的部位)已经出现了暗红色的尸斑,四肢所有的关节都已不能屈伸。要知道,猝死患者

贾大成医生结合自己近 50 年的现场和临床急救经验,跟读者分享了自己的急救历程和体会,以直率、生活化的语言,把最实用、最易学的急救方法教给大家,旨在帮助大众遇到紧急状况,每个人都能及时出手自救和互救,而不是束手无策或只能等救护车。

出现尸冷、尸斑、尸僵,意味着已经没法抢救了。

我起身告诉站在一旁的家属:“患者已经死亡,遗体已经僵硬了,死亡时间最少也有一到两个小时了,救不了了。”话音刚落,家属放声大哭,小男孩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被母亲突然的大哭吓着了,惊恐地抱着她的腿,边哭边说:“妈妈,别哭,妈妈,别哭……”孩子一边哭着一边哄妈妈。一旁的邻居有的哀求我:“大夫,您救救试试,万一能出现奇迹呢。”也有人说:“还救什么呀?人都僵了,救也白救。”后来,等大家平静下来,我跟大家说:“这个小伙子是猝死的,猝死虽然危险,但也不是不可以起死回生。”大家眼睛一亮,仿佛看到了希望。

我解释说:“人的心跳、呼吸停止的时间如果不超过4~6分钟,是很可能被救活的,一旦超过了,脑组织就会发生永久性的损害;如果超过10分钟,人就脑死亡了,根本不可能救活。如果我们把握好这4~6分钟,积极地进行施救,就可能让患者活过来,所以那4~6分钟很重要。现在,这个患者已经出现尸僵,一般人在死亡2~4小时后会出现尸斑、尸僵,这和环境、温度有关系,冬天出现得早些,夏天出现得晚些。所以,这个患者最起码在两个小时前就已经死亡了,现在抢救也不可能再出现奇迹了。要是有人懂点心肺复苏

的知识,在发现患者时就进行施救,这个小伙子说不定有可能被救活!”

周围的邻居有的默不作声,有的点头称是。随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向我介绍了情况,我才知道,这个外表强壮的小伙子平时又能吃又能睡,又抽烟又喝酒,力气大,脾气也大,夜里睡觉鼾声如雷,邻居在院子里都能听到他的鼾声。

我又问:“那他平常有什么病吗?”大家异口同声:“没什么病,平常身体挺棒的。”不过,听他们说,小伙子的父母都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他母亲前几年患脑血栓,至今生活不能自理,他父亲去年曾因急性心肌梗死在阜外医院抢救,差点儿死喽。根据大家提供的情况,我推测那个小伙子多半是心源性猝死,因为他家有心血管病病史,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平时看起来很健康,也要特别注意心血管病和猝死的发生。

那天我们返回急救站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司机热得满头大汗,我却感到手脚冰凉,而且心里更凉,特别难受。那个小伙子的死虽然和我没有关系,但当时我自己也30多岁,和他是同龄人,突然间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病魔之首

从事急救工作30多年来,这种猝死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很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尤其是最近10年,

43.忽然意识到什么

因为这段日子一直没有吃饱,我的脚步有点发飘,逃开几步立定转身,身体晃了几晃。我举着口罩一边挥,一边脱口而出:“大牙齿,戴只大口罩,冒个大嘴巴。”我觉得蛮顺口的,同样内容一口气念了三遍。

刚才那一幕发生在瞬息之间,酱菜店女人毫无防备,失了先手,口罩被抢走后,她一时慌乱,要紧用手去捂嘴巴。两秒钟以后,她清醒过来了,只是来不及穿鞋子,此时也顾不上装文雅了,开口先骂:“小赤佬,无法无天,欺负到我头上了来。套只钢精锅子冒充钢盔是吧?不认识我是吧?没有父母管教是吧?今朝我来教训教训你。”我说:“有本事你就来追我呀。”这时候弄堂口人多,小皮匠不敢对我怎么样。酱菜店女人一只手穿鞋子,一只手从箩筐里挑了一只最大的槓头,朝我攒过来。这女人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力道大,准头很差,槓头没有砸到我,把剃头摊的面盆架子砸翻倒了,小平面盆龛龛水全部泼在一个白发老太身上。白发老太本来要剪好头发,打算清清爽爽回去吃晚饭,现在只好回去换清爽衣裳了。江水英赶快拿了块毛巾要帮白发老太揩揩,白发老太一把推开江水英,捡起槓头举在手上,冲上两步,对酱菜店女人先来了句骂人的切口。这句切口一般只有男人才骂得出口,女人不骂的,但这套规则对上年纪的老太婆不起作用。

酱菜店女人先前一直在装文雅,现在觉得结婚的事情基本牢靠了,就想稍微露点颜色,省得以后被小皮匠欺负,就对白发老太说:“看你一把年纪了,我不和你吵,也不骂你,你也经不起骂。我一骂,你眼乌子一翻,辫子一翘,说不定就翘到铁板新村去了。”白发老太和她显然不是一个等级的,听了这两句话,气得只会发抖不会说话了,举槓头的手也垂了下来。酱菜店女人摆平一个对手,就来追我,我还来不及反应过来,她已经在我面前了,我的一只耳朵已经被她揪住了。怪只怪我的耳朵目标太大,手感也太好。酱菜店女人扇了我一记耳光,说:“刚才哪只手犯贱的?”我被她扇得七荤八素,站立不稳。江水英说:

亡——“非正常死亡”,也叫暴力性死亡,诸如触电、溺水、刎颈、自缢、急性中毒、车祸、高空坠落、工伤事故、自杀、他杀等。

在人类所有的疾病中,就其突发性、紧迫性、凶险程度和后果而言,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能够与猝死相比,所以它又被列为“病魔之首”。

临床上,猝死可分为两大类,即心源性猝死和非心源性猝死。所谓心源性猝死,也称为心脏性猝死,指由于心脏原因导致患者突然死亡。患者以前可能患有心脏病,也可能并无心脏病史,但从发病到死亡可在1小时内瞬间毙命,这类患者在所有猝死患者中所占比例最大。

一般来说,引起心源性猝死的心脏疾病有两类,一类是冠心病,其中急性心肌梗死是冠心病的严重类型,是导致猝死的第一原因,占猝死总数的80%~90%;另一类是除冠心病以外的各种心脏病,如心肌炎、心肌病、心脏瓣膜病、主动脉夹层动脉瘤、先天性与获得性Q-T综合征、Brugada综合征……所谓非心源性猝死,也称非心脏性猝死,指患者因心脏以外的原因导致的突然死亡,占全部猝死的10%~20%。

我常说:“猝死是对人类和医学的疯狂挑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急救任务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发性强、时间紧迫,而猝死又是急中之急、重中之重、险中之险,挽救生命的黄金时间往往就在数分钟之内,这就要求急救人员要及时到达现场,快速准确地进行判断和施救。要说最能体现“争分夺秒”的,就是抢救猝死的患者了,这也充分体现了“时间就是生命”的急救医学原则。

傅海澜传

董煜



25.艰难地生存着

可是不久,海澜又差点被开除。这次是因为学日语。在日本人统治下,所有的学校都要开设日语课程,光华中学也不能例外,每天,都由一个中国教师来教一小时的日语。海澜讨厌日本人,日语自然也学不进去,上了一学期的课,一考试,她居然得了个零分。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去,问她,上了这么多课,怎么一句都不会说。海澜说,我会一句啊。老师感兴趣地问,“那你说说看。”“八格牙路!”海澜脱口而出。老师的鼻子都气歪了,大吼,“我从来没教过这骂人的话,你从哪里学来的!”

不管老师怎么问,海澜就是一声不吭。这句话是听大杂院的孩子们说的,但她不能说。自然,刘倬汉又被喊到学校,校方下了最后通牒,海澜的日语再考零分就只能开除。见母亲又为自己操心,海澜也知错了,以后,好赖也学会了几句日语,没再考零分。

由于海澜比较另类,所以许多循规蹈矩的同学都不理她,不愿跟她玩。

一天,一位高年级的女学生走到海澜跟前问,“小妹妹,你会不会唱歌?”海澜想了下说,“我会唱儿歌。”那好吧,我带你到电台唱去”。原来,那女学生的一个朋友是电台的,有个节目需要一个会唱歌的女孩,别人都说海澜调皮捣蛋,但那高年级女生反觉得海澜活泼可爱,朋友相托,她第一个便想到了海澜。

那天晚上,海澜被领进电台录音室,节目主持人先说了一段话,然后说,“接下来有个小妹妹为你们唱一首歌”。也没有伴奏,海澜便对着话筒唱起来:“门前有小河,河里有白鹅……”唱完了,拿着大姐姐给的小礼物,开开心心地回家了。第二天,学校里就都知道傅海澜上了电台,很多以前看不起海澜的女同学,嫉妒死了。

电台录音,让大家知道了海澜这方面的才华,有一次大姐在学校演莎士比亚话剧,还把海澜带去在剧中演了一个小姑娘的角色呢。

战争年代,大家都过得不舒心,李妈生了心脏病,被送进了西什库的教会医院。海澜去看她,李妈一见海澜就哭了,嚷着说,“我要回家,你背我回家!”临床的病人被她吵得烦了,对海澜说,“你们还是赶紧带她回家吧”。海澜那时不懂事,只顾着看医院里姑奶奶的服饰了。大概是教派不同,西什库的姑奶奶也穿黑袍子,但帽子像馄饨皮似地张着,而光华中学姑奶奶的帽子则在前面翻起一块白色的帽檐来。好玩。海澜对李妈说,“我背不动你,回头我叫李春来背你吧”。

海澜去看李妈的事不知被哪个看见了,于是那些看她不顺眼的同学就嘲讽她,“你到底去看谁啊?是你奶奶还是你家老妈妈啊?”说得海澜心中郁闷,再加上本就贪玩,以后就没再去看过李妈。谁知道李妈病情加重,不到10天就去世了。

听说,李妈临死时还喊着海澜的名字呢。李妈这么疼自己,自己却为了同学的几句闲话计较,海澜后悔死了,虽然母亲厚葬了李妈,但很多年后说起来,海澜还在为此感到内疚。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傅家三姑娘海澜,也一天天地长大了。

傅海澜在砖塔胡同一天天成长时,燕大也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艰难地生存着。那段时间,北大、清华等国立大学纷纷南迁,但司徒雷登却选择了留下。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让学校第一次升起了美国国旗,还重新担任了校长。对付日本人,司徒雷登的秘诀是软硬兼施:一方面,在校门口张贴告示阻止日军进入校园,要求日伪政权不得随意干涉学校的教学。另一方面,也会“彬彬有礼”地接待一些日本商界、教育界的代表团,尽可能地换得一些相对的自由,这样,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燕京大学成了一座相对安全的孤岛。

虽然,在日本人面前司徒雷登不得不允诺在校内不允许反日的学生运动和共产党活动,但其实看看他先前做的那些事,就能明白这个美国人心里到底向着谁了。

1925年“五卅运动”,为了支持上海工人,燕大与北大的学生一起组织了“沪案后援会”,并派代表去了上海。司徒雷登当时远在美国,只能从远方表示他的同情和支持。

同和里



王承志

“小把戏调皮,你犯不着和小把戏一般见识。”酱菜店女人头也不回地说:“旁边人不要插嘴,再插嘴我对你也不客气。”江水英笑着说:“乖乖,不得了了,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酱菜店女人听江水英说话,不急不慢,不卑不亢,知道这个苏北女人不好对付,不想两头开战,便不理江水英,继续逼问我:“讲,刚才是哪只手犯贱的?不说是吧,不说我就把你的耳朵撕下来。”

这时从马路对面飞一样冲过来一个瘦小的女孩,直接就撞在酱菜店女人身上。我一看,是隔壁班级的曹菊芬。曹菊芬声音很尖,叫道:“大欺小,盐水泡。你放手,快放手呀,不放手我踢你。”说着便去掰酱菜店女人的手。酱菜店女人轻轻一推,曹菊芬便朝天一跤。曹菊芬爬起来,又去抱住酱菜店女人的腰。我说:“曹菊芬你走开。我的事不要你管。”曹菊芬很倔犟,说:“我偏要管。”曹菊芬话音未落,又被推倒在地。酱菜店女人嘲笑我:“人缘蛮好的嘛,还有小姑娘来帮你忙。”她的手在我耳朵上捏了几下,捏得很重,捏出一种窸窣窸窣的声音,就像我在小菜场的水产摊头捏海蜇皮时的那种声音。酱菜店女人捏着捏着,忽然意识到什么,回过头去看小皮匠。小皮匠一脸漠然,说:“是我家的讨债鬼。”酱菜店女人愣了一愣,松开我耳朵,忽然就笑了,搔搔我的头说:“你喜欢这只口罩,就送给吧。阿姨是和你开玩笑的,嘻嘻。”又转过身去对小皮匠说,“我知道是你儿子,我是跟他开玩笑的。你儿子两只耳朵和你一模一样,福相。”小皮匠这才真真切切地看清酱菜店女人的两颗老虎牙,她笑的时候老虎牙完全龃露,果然威风凛凛,甚至还有点让人汗毛凛凛。小皮匠联想力丰富,忽然想到,要是半夜三更醒来要小便,一开灯,面对面两颗闪闪发光的牙齿对着你,就像两把刀的尖角,说不定魂灵也会被吓出。

小皮匠说:“小赤佬,给我滚家去。”说完便从白发老太手上接过槓头,开始收摊了。酱菜店女人很尴尬,说:“你饭还没吃好呢。来,我陪你吃。大排骨入味吗?我亲手烧的呀。”